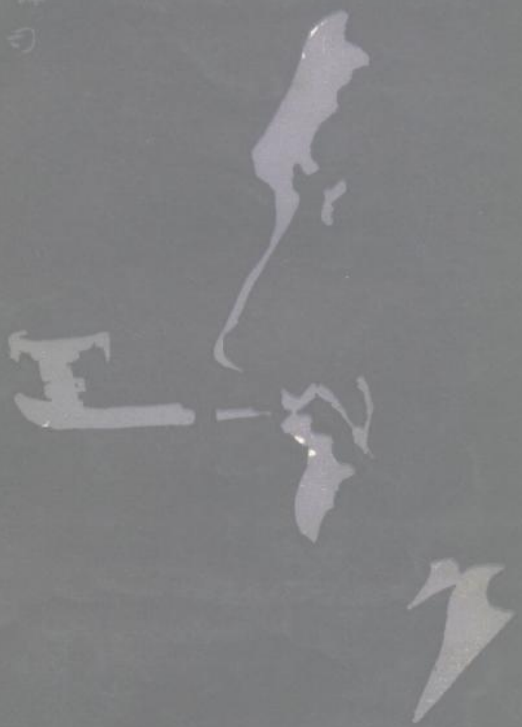


世界侦探名著

[英] 爱德蒙·克莱里休·本特利·著

迺卫 靳翠微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 特仑特的 最后一案

68445

〔英〕爱德蒙·克莱里休·本特利 著

连卫 靳翠微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 特仑特 的最后一案

## 特仑特的最后一案

【英】爱德蒙·克莱里休·本特利 著

迺 卫 靳翠微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京单新开路胡同77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2插页 137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2,500册

书号：10355·932 定价：1.20元

## 译者序

《特仑特的最后一案》是英国作家爱德蒙·克莱里休·本特利于一九一二年写成的。本特利一八七五年生于伦敦，曾在圣保罗大学和牛津大学就学，当过学生会主席和航海俱乐部的船长。他在大学的主修科目是法律，毕业后他转为从事记者工作，先为《每日新闻报》撰稿，后来又担任了《每日电讯报》的记者。长期的记者生涯培养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再加上丰富的法律知识，这为他以后写作侦探小说打下了基础。本特利对诗歌有浓厚兴趣，创造了一种四行两韵诙谐诗的诗体。一九〇五年，他在《传记入门》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这种体裁，立即有许多人起而仿效，这种诗体也以他的名字“克莱里休”命名。

一九一二年，本特利出版他的杰作《特仑特的最后一案》。当时正是福尔摩斯热的高潮，人们对福尔摩斯的推理本领崇拜顶膜。本特利的这本书却反其道而行之，对那种神秘的推理大加嘲讽，证明靠推理破案是无用而且有害的，使读者顿觉另有一番天地。小说写到一半时，故事就完结了，案情在特仑特天衣无缝的推理下，已经真相大白。但这时，读者的兴趣却有增无已，继续跟着作者的笔触前进，行至文终，才恍然大悟，原来案情的真相与特仑特煞费心机得出的推理结果截然相反。本特利对特仑特的讥讽是毫不留情的，特仑特本来一直为自己的想象力而自豪，而且很受赞誉，但这

2/709 / 17

个案件的结局却使他下了决心，从此不再干侦探的行当。这本书在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开创了侦探小说发展的另一条道路。

本特利在这本反推理小说之后，并没有搁笔。一九三六年，他与另一个作者合作，又一次以特仑特为主角，写了《特仑特自己的案件》，一九三八年又出版了《特仑特介入案件》，但这两本书都没有第一本出名。一九四〇年，本特利出版了自传《过去的日子》，回溯自己并不太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并阐述了对诗歌和小说的见解。一九五六年，这位以诗歌和侦探小说而著名的严肃作家在英国去世，享年八十一岁。

## 致吉尔伯特·凯斯·切斯特顿

亲爱的吉尔伯特：

我把这个故事献给你。第一，因为我写这本书时的唯一真正高尚的动机就是希望你会喜欢它。第二，我欠你一本书，以回报《他就是星期四》。第三，两年前我向你展示这本书的计划时就曾向你许过愿，当时周围还有不少法国人。第四，因为我仍然记得以前的事情。

今天我又一次想起过去的那些令人惊诧的日子，那时我们俩谁都不看报纸；我们无休无止地消耗着纸张、铅笔、茶，还有长者们的耐心，而且还甚感自得；我们吞嚼的是最为严肃庄重的文学，而自己产出的却是人们不可缺少的轻松读物；那时（按一名加拿大诗人的话说）我们研究大自然的杰作，还研究那些小青蛙；总之，那时我们还很年轻啊。

为了那个年纪的岁月，我奉献给你这本书。

你永恒的朋友

E·C·本特利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噩耗       | (1)   |
| 第二章  | 满城震惊     | (8)   |
| 第三章  | 早餐       | (16)  |
| 第四章  | 悬空的手铐    | (30)  |
| 第五章  | 查找       | (54)  |
| 第六章  | 邦纳先生涉及案情 | (66)  |
| 第七章  | 黑衣女子     | (74)  |
| 第八章  | 验尸       | (85)  |
| 第九章  | 踪迹昭昭     | (91)  |
| 第十章  | 富豪之妻     | (97)  |
| 第十一章 | 未发出的消息   | (106) |
| 第十二章 | 厄运       | (121) |
| 第十三章 | 爆发       | (130) |
| 第十四章 | 致信       | (149) |
| 第十五章 | 道高一丈     | (156) |
| 第十六章 | 最后的打击    | (187) |

---

## 第一章 噩耗

我们所知道的这些芸芸众生，他们怎么才能明智地判断出确实紧要与貌似紧要之间的差别呢？

一声枪响，西格斯比·曼德森那充满机谋、顽强固执的脑袋被打开了花，凶手未知，而这个世界所失去的却连一滴眼泪也不值；它得到的值得纪念之物只有这个死去的人生前积累的令人咋舌、令人厌恶的财富——没有一个忠诚朋友来悼念他，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来使他有个起码的名誉。但是，他的死讯一传开，那些生活在巨大商业漩涡中的人们，似乎都感到大地也在颤抖了。

在这个国家的使人惊诧的商业历史中，从未有人给商业界留下这样强烈的印象。他在商业界的庙宇里独占一席。以前也曾有过金融巨头，他们能够指挥和扩大资本的实力，能够获取数以百万计的利润；但是，曼德森却是独一无二的。在国人心目里，他的脑袋几年来一直笼罩在海盗式传奇的苍白光环之中，而他却又是无可否认的稳定局势的卫士，众多危机的驱逐人，侵扰华尔街的抢劫首领的劲敌。

他的祖父就是这样一个首领，只是那时的地盘要比现在小。祖父把财产传给了父亲，父亲一辈子都默默无闻地搞借贷，从来没有吃过亏，使钱不断增加。曼德森生来就从未想到过手里没有大笔钱财会是什么样子，按说这种人会是一副

十足的新美国富豪阶层的派头，这种派头正是大笔财富所造成的传统和习惯的结果。但是事情却不是这样。他受的教养是富人应该如何举止的欧洲观念，培养的是安详庄重的天性，面对着一千个人七嘴八舌也能泰然处之，但是他继承的却是一八四九年的淘金者和前辈金融冒险家的精神。他刚开始经商的时候被人称做恶少，那时他充其量不过是一名天才的赌棍，把手伸向每一个人——一个不停思考的神童，脑子比任何对手都更有天赋。圣赫勒拿岛上产生了断言：战争是一项很好的职业，于是，年轻的曼德森找到了人头攒簇、争斗复杂的纽约股票交易所。

继而事情发生了转变。他三十岁时父亲去世了，这时，新的力量和他所侍奉的上帝好象对他显了灵。随着国家政策的突然而有弹性的变化，他把目光完全转向父亲留下的金融业，不再理睬华尔街上的吵闹喧杂。没过几年，他就控制了这家大商行的全部活动，在汹涌的市场海洋里，商行的稳固、安全和金融实力就如同一座拔海而出的石壁。由于他年轻时的行为而产生的不信任已经一扫而光，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个变化是如何产生的，谁也提不出权威性的看法，但是的确有一段传闻，讲他父亲曾留下一段临终遗言，父亲是曼德森唯一尊敬、或许还喜爱的人。

他开始统治了金融局势。很快，他的名字就在世界各地的证券交易所里流传开来。谁一提到曼德森这个名字，就会想象到美国巨大财富中的一笔基础雄厚坚实的财富。他计划着大规模资本合并，在整个大陆的范围内合并和集中工业企业，以准确无误的判断力向准备兴建的国家或私人大企业投资。有很多次，只要他“插手”来对付罢工，或者与某个拥

有大批劳工的组织联手，就会使千百万个小家庭遭殃；如果矿工、钢铁工人或畜牧人起来反对他，造成混乱，那么他就会比他们更无法无天，手段更残酷无情。但是这一切都是为了合法的商业目的。成千上万的穷人会诅咒他，但金融家和投机商奉承他却是不苟言辞。他伸出一只手，就能保护或者操纵全国各地的财产。有力、冷酷、无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国家的贪婪效力；知恩的国家也冠予他一个名字：巨人。

可是在这后一阶段，曼德森还有另一个侧面，而且长时间不为人所知，除了几个秘书、副手和过去动荡日子中的个别熟人。这个小圈子里的人知道，曼德森尽管在做生意和稳定市场上是顶梁柱，但也有怀旧的时候，怀念华尔街在他的威名下颤抖的活跃岁月。有人说，这就好象黑胡子大盗把赃物当本钱，摇身一变成了布里斯托尔的正派商人。强盗的形象不时会突然出现，嘴里衔着尖刀，帽边里插着磷制火柴。在考利法克斯公司曼德森办公室里间，对市场进行风暴式抢劫的计划也曾抽疯似地出现在纸上。但这些计划从未实施过。黑胡子大盗会平息掉那个旧自我的反抗——哼上一两句《西班牙太太》，也许根本没有哼出声来。行动的时机一过，他就会讲一讲对市场的突然袭击本来可以如何进行，掠夺者能够获得一百万块，以此来获得与人无害的满足。“在我看来，”他会颇为愁闷地说，“自从我离开以后，华尔街就变得越发乏味了。”渐渐地，“巨人”的这个可爱的弱点在商业界传开来，大家知道后都高兴不已。

他的死讯一传开，恐慌便象飓风一样袭遍了整个市场，因为这件事情正好发生在一个背运的时期。价格就象地震中的高

塔，摇摇欲坠，跌下来就粉身碎骨。连续两天，华尔街简直成了失望的地狱。在整个美国，哪里有投机买卖，哪里就出现倾家荡产，出现自杀的瘟疫。欧洲也有不少人亲手把身家性命与一个他们从未见过面的金融家的命运联在了一起，着实可悲。在巴黎，一个颇有名气的银行家默默地走出证券交易所，在破口大骂的犹太人眼中，一头跌倒在台阶上，死了，手里还攥着一个打碎的小药瓶。在法兰克福，一个人从天主教堂的顶上跳下来，撞在红色的塔尖上，留下一道更为鲜红的血迹。人们剖腹，开枪自毙，上吊，喝得烂醉，气缕如丝，这一切只是因为英国的一个偏僻角落，生命离开了一颗贪得无厌的冰冷的心。

打击降临的时机真是再糟不过了。这时的华尔街正处于一种强作镇定的惊恐之中——强作镇定，因为一个星期前，卢卡斯·汉思突然被捕了，曼德森洗劫汉思银行一事也被披露，与“巨人”紧密相联的、实际上就是由他本人控制的巨大利益一直在与这些事件造成的后果进行拼死的抗衡。市场已被吹捧得超出了它的实际力量，炸弹正是在这个时候从天而降。用这个地方的话说，要散架了。关于玉米收成的报道一直不好，两三个地方的铁路报告也比预料的糟糕。不过，尽管在各种预测中都感到了崩溃的威胁，但是“曼德森集团”已经插手，使市场稳定下来。一个星期来，观察家们那又敏捷又肤浅、又贪婪又过敏的脑子意识到了这个巨人伸出手来，从远处来保卫市场。各家报纸都说，曼德森每小时都和他在华尔街的副手通电话。有一家报纸还能估算出二十四小时以来纽约和马尔斯特镇之间通电话的费用；这表明邮政总局已经派了一个业务干练的接线小组到了马尔斯特镇，应付

猛如潮水的电话。另一家报纸声称，曼德森一听说汉思倒台，就马上布置放弃假日，准备乘“卢西塔尼亚”号船回来，不过他很快就完全控制了局势，于是他决定先不回来了。

所有这些全是胡说八道，是那些“金融编辑”蓄意炮制的，出主意和打气的是曼德森集团的那伙精明商人，他们知道，除了这种英雄崇拜的幻觉外，什么也帮不了他们的忙——他们也知道，曼德森那儿再不会发出只言片语来回答他们了，而钢铁大王豪伍德·B·杰弗里才是胜利的真正组织者。经过四天的疯狂，他们压住了恐惧，头脑也冷静了一些。到了星期六，尽管杰弗里先生脚下的大地仍然不时象不安的火山一样摇来晃去，但是他以为他的工作已经干完了。市场稳定了，正在缓步前进。华尔街转入了星期日的睡眠，虽然疲倦不堪，但总算还安定。

星期一的生意一开始，一个可怕的谣言便在六十公顷的商业区里传开了。它象一道闪电——不知是从哪里出现的；据怀疑首先是来自电话——谈一件紧急的出售定单——是电话公司的某个雇员打来的。一阵猛烈的痉挛震动了刚刚稳定的股票行情表。不到五分钟，百老汇股票市场外面的平淡音调一下子跳到了高音域，人们发疯似地追问着。股票交易所里面是一片嗡嗡的惊恐之声，人们丢了帽子，窜进窜出。是真的吗？大家都这么问，也都用颤抖的嘴唇回答说，这是个谎言，是某个想赚小便宜的无耻家伙编造出来的。又过了十五分钟，传来消息说，伦敦的股票交易所在关门时，美国股票突然垮得一塌糊涂。这足够了。纽约还有四个小时可以做交易。曾经鼓吹让曼德森来拯救市场的人遭到了恶狠狠的攻击，杰弗里把耳朵贴在电话耳机上，听到这个灾难目瞪口呆。

这个新的拿破仑失去了他的阵地。他看到整个金融大地倾斜了，在他面前乱作一团。半小时后得到了发现曼德森尸体的消息，十多家报纸发出报道，不可避免地又出现了谣传，说这是自杀；不过，没等报纸送到华尔街，痛苦的风暴就已充满了愤怒，豪伍德·B·杰弗里和他的助手们就象是一片片落叶，在风暴中被吹得七零八落。

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

生活的结构丝毫没有发生改变。玉米没有停止在阳光下成熟。河流依然载着驳船，依然给发电机送去动力。牛羊在草地上肥壮起来，多得数不胜数。人们在各行各业干着活，他们生来就注定要干这个，契约上也没有任何不寻常之处。女战神贝罗娜依旧挺身布道，依旧睡不安稳。除了一两百万个头脑发昏的赌棍外，人们对所有现实都熟视无睹，曼德森的死也是无所谓的；世界的生活和工作依然如旧。他死去之前，强壮的手一直掌握着他所监督的商业和工业网络的每一根绳索。他的尸体被埋葬之前，国人得到了一个奇怪的发现——以西格斯比·曼德森的名义运转的这台力量强大的专制机器，实际上只是名声在外的空架子。两天以后，惊恐烟消云散了，散乱的东西被重新组合起来，破产的门户已经退出舞台，市场“恢复了正常的音调”。

这场动乱尚未完全平息，英国又爆发出一桩国内丑闻，一下子吸引了两个大陆的注意力。翌日上午，芝加哥有限公司倒闭了，同一天，一个知名的政治家在新奥尔良的大街上被他妻子的兄弟击毙。美国各地嗅觉灵敏的编辑们感到，“曼德森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星期，就已经成了“冷饭”。如云的

美国游客前往欧洲，围着许多死于贫困的人的纪念碑或塑像致敬，却从未想到过他们自己那十分出名的财阀。他就象那个一百年前死于罗马的又年轻又贫穷的诗人一样，被埋在了远离家乡的地方；但是，曼德森的子民们成群结队去苔斯塔西奥山下瞻仰济慈的墓地，却没有人愿意在马尔斯通镇小教堂旁边的那个富人墓旁站上一会儿，以示敬意。

---

## 第二章 满城震惊

在《纪录报》办公楼里的唯一一间布置舒适的房间里，詹姆斯·莫洛伊爵士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他用钢笔作了一个手势，秘书西尔弗先生忙放下手里的工作，走过来拿起电话。

“是哪一位？”他说。“谁？……我听不清……噢，原来是邦纳先生啊……是的，不过……我知道，可是他今天下午忙得很，您不能……哦，真的？好，既然是这样——请不要挂断电话。”

他把听筒放到詹姆斯爵士面前。

“是卡尔文·邦纳打来的，他是西格斯比·曼德森的左右手，”西尔弗简要地说。“他执意要和您直接谈，说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消息。他是从主教桥那边的住宅里打来的电话，所以讲话要清楚一些。”

詹姆斯爵士看了看电话机，不太高兴地拿起听筒。

“喂，”他用宏亮的声音说道，然后听着。“是的，”他说。西尔弗先生关切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他看到詹姆斯脸上出现惊恐的神色。“上帝啊！”詹姆斯爵士小声嘟囔着，抓着话筒慢慢地站了起来，但依然仔细地听着，不时说一声“是的”。他听着听着，抬头看了一眼挂钟，然后隔开花筒，急速对西尔弗先生说：“去把菲吉斯和小伙子威廉找来，快点！”西尔弗先生冲出屋子。

詹姆斯爵士是个出色的记者，五十岁，爱尔兰血统，人很聪明，个子又高又壮，留着小黑胡，干起工作来从不知疲倦，在外界颇有名气，这一点他自己也十分清楚，所以他总带着一股玩世不恭的劲，象是要为他的民族争个高低似的。不过，他身上没有一点江湖骗子的味道：他从不故弄玄虚、不懂装懂，而且一眼就能看出别人身上的这种毛病。他风度翩翩，很有教养，衣冠整洁，但内心深处也有一点邪恶之念，生气或者工作繁忙的时候就会在眼睛和眉毛上表现出来；不过，当他的宽宏大度的本性完全显示出来的时候，他就是最和蔼可亲的人。他是公司的经营主任，公司有最有力量的晨报《纪录报》，还有人们最不可缺少的晚报《太阳报》，它的办公楼就在街对面。他是《纪录报》的总编辑，多年来，他已经使《纪录报》成为全国的一份有个性的，各方面报道都很突出的报纸。他的座右铭是，如果你的天赋不佳，那你就必须尽量发挥你的长处，而他自己则是二者都运用自如。在一个不利于尊敬的情感生长的行业中，很少有人会赢得什么尊敬，而詹姆斯爵士却受到了公司人员的尊敬。

“你肯定这就是全部吗？”詹姆斯爵士仔细地倾听和提问几分钟后，这样问道。“这事情传出来有多久了？……是的，当然，警察在那儿；可是佣人们呢？当然了，现在那里到处都是……好吧，我们试试……等一等，邦纳，我非常感谢你。我会好好报答你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你一进城就来找我……好吧，这可以理解。现在我必须为你的消息采取行动了。再见。”

詹姆斯爵士放下话筒，从面前的架子上抓过火车时刻表，飞速地看了一下，然后甩到一旁，这时西尔弗先生冲进了屋子，后面跟着一个面容严峻的戴眼镜男人和一个目光机

警的小伙子。

“菲吉斯，我想让你记下一些事情，”詹姆斯爵士说着，驱走了所有激动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平静如常。“你记下来之后，以最快速度编写一篇文章，做为《太阳报》的特稿发出。”那个表情严肃的人点了点头，瞥了一眼挂钟，现在是三点过几分；他拿出笔记本，把椅子拉到写字台前。“西尔弗，”詹姆斯爵士继续说，“去告诉琼斯，立即电告我们的当地记者，让他放下手里的所有事情，马上去马尔斯通镇。不要在电文里说明是为什么。在《太阳报》出现在街上之前，对这条消息的任何不必要的话都不许说——你们都明白吧。威廉，直接去找安东尼先生，教他留出两个空栏，让满城震惊。告诉他，他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保证一条独家新闻。就说菲吉斯五分钟内就能把事实整理好，他最好腾出一个单间，让菲吉斯写报道。出去的时候，让摩根小姐马上来见我，告诉电话员，问他们能不能给我接通给特仑特的电报。见到安东尼先生以后就回到这儿来，还有事情。”那个目光机警的年轻人象鬼魂一样消失了。

詹姆斯爵士马上转向菲吉斯先生，菲吉斯已经把笔尖点到了纸上。“西格斯比·曼德森先生被谋杀了，”他手背后踱着步，快速而清楚地说着。菲吉斯先生刷刷地做着速记，而且很富有感情，好象在听人说今天的天气很好似的——这正是大显身手的时候。“他和妻子带着两个秘书在主教桥附近马尔斯通镇的一座名叫白房子的住宅里已经住了两个星期。这座房子是他四年前买下的。他和曼德森太太每年夏天都到这里来。昨天夜里，他和往常一样，十一点半入睡。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起床离开了住宅。直到今天早晨才发现